



排灣族的生活就是一場政治：排灣族議會籌備工作之歷程

パイワン族の生活は政治の場…
パイワン民族会議設立準備の道のり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of Council for Paiwan People:
Everything in Paiwan's Life is Politics

口述—Pukiringan Ubalat 曾有欽

(屏東縣三地門鄉賽嘉部落會議主席/排灣族議會籌備工作小組代表)

採訪—Valagas Gadeljeman 咕拉蒙

(瑪家青年會文化組長/台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

幾天前我代表「排灣族議會籌備工作小組」前往政治大學參與一場「從跨域對話到社會實踐：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在前往台北前，我問了身邊幾位較年輕的族人說：「傳統領域是什麼？」他們大部分回我是「土地」，母語是tainalan。但我跟他們說土地「tainalan」不能完全解釋傳統領域是什麼。只有「pinalavakan」才可以傳達出排灣族對傳統領域的精神，也就是所有關係到以及涵蓋的土地。但也有人說是「veqeveq」，但他的意思只解釋於部落「範圍與邊界」的概念。所以，按照排灣族對於傳統領域的詮釋，層次最高的就是「所有關係到的土地」就稱pinalavakan，過來會談「邊界」(veqeveq)到哪裡，最後才是「土地」(tainalan)，也就是日常棲居之處。就我對部落族人的觀察，當排灣族議會籌備工作小組成員或是部落族人在討論何謂「自治」及「傳統領域」議題時，不同世代間對於傳統領域(範圍)與部落(位置)有認知上的極大落差。

排灣族議會的開始與推動

在我開始知道「排灣族議會」的討論是從台東開始，有一群夥伴在台東金崙召開第一次「排灣族民族議會籌備」說明會，當時匯集不少關心此議題的族人朋友們。大家藉由討論過程讓各部落間、傳統領袖及意見領袖能充分表達對民族議會及傳統領域的未來期許與想法。而設立民族議會主要是對外行使排灣族自決及自治權，建立民族主體性，進而落實自治的願景。排灣族議會籌備工作小組的主要發起人為台東的高正治(Gui Gilingi)醫師及屏東的樂錯·祿璞峻岸(Ljegay Rupeljengan)副教授及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的曾華德(Tjivuluan)

族群委員。像樂錯·祿璞峻岸(Ljegay Rupeljengan)就認為：「排灣族民族議會為各部落議會、頭目及意見領袖討論表達民族最高集體意識，藉充分的討論，強化排灣族內部的意見交流、民族事務的討論和公共事務的互助。」

去年(2016年)在台東金崙成立大會時，西部排灣族沒有具代表性政治大老或傳統領袖出席，我所知道的大部分族人都是以「旁觀」的角度在觀察民族議會的運作，甚至質疑民族議會的代表性與正當性，例如這個組織是由誰主導？要如何推動相關議題討論等？



樂錯·祿璞峻岸(Ljegay Rupeljengan)副教授在屏東瑪家鄉排灣部落進行排灣族議會的說明會。(圖片提供：排灣族民族議會籌備會共識平台)

排灣族議會的籌備工作與內部規劃

排灣族議會籌備工作小組目前藉由跨區域、跨部落的方式進行說明會，其目的是希望讓更多人了解民族議會對排灣族未來在推動自治、傳統領域以及其他民族事務的重要性。而我第一次接觸排灣族議會籌備工作團隊是在三地門鄉公所說明會，當時受邀出席的有我們三地門鄉的政治人物以及鄉內具有代表性的前輩，像是擔任臨時召集人的潘勝富(前任鄉長)、謝榮祥頭目(前任鄉長)、許阿桃(前任鄉長)、部落族人以及重要民意代表與牧者等。從本次說明會讓我更進一步了解排灣族議會將是族群對政府協商與談判重要的窗口，也是協調內部眾人事物的平台。基於此，我就放下先前對民族議會是少數人施展政治企圖的心房，而實際參與到民族議會的籌備過程。

我所知道「排灣族議會」的討論是從台東開始，大家藉由討論讓各部落間、傳統領袖及意見領袖能充分表達對民族議會及傳統領域的未來期許與想法。而設立民族議會主要是對外行使排灣族自決及自治權，建立民族主體性，進而落實自治的願景。



受訪者簡介



Pukiringan Ubalat 曾有欽

排灣族，屏東縣三地門鄉賽嘉部落人，現任屏東賽嘉國小校長、台師範大學台文系博士候選人。除了是教育家，也是排灣族作家，並在自己的部落成立樂團，透過說唱來採集部落的故事。此外，更長期投入排灣族文化工作與口述傳承，並在2017年被賽嘉部落族人推選為部落會議主席。



排灣族傳統領袖要做一個重要決策時，會先花很長的時間去傾聽族人意見，最後取得大家共識後而做決定。這是提醒我們未來成立民族議會，不要以「法律條文」的方式來限制文化，否則文化的價值會受到扭曲，進而變得僵硬。



排灣族民族議會相對其他族群民族議會不同之處在於，排灣族的社會文化類似酋邦形式，因此文化內部思考議會運作方式是合議制的方式，或則是說類似「上議院與眾議院」的模式，例如：對排灣族來說一個部落就是一個王國，一個酋邦代表一個完整的領土。基於尊重排灣族固有階序文化制度，未來組織形式須將貴族系統納入進來，這也是籌備工作小組在形塑組織架構時努力的方向。因此，相對其他民族議會來說是比較特殊地方，目前籌備會也還在討論有關組織運作的共識。魯凱族民族議會相對排灣族民族議會可以在短期時間內迅速成立，其原因不外乎人口跟區域分佈不像排灣族所涉及的領域分佈較廣、人口眾多（排灣族為全台灣第二大原住民族群）。此外，排灣族民族議會的成立之所以如此緩慢，其背後有幾個重要原因，其一為「複雜的遷徙歷史」，二為「領域分佈系統」。

族人對於民族議會的態度

我認為推動民族議會其實不必急也不應該急，就讓議會慢慢醞釀。排灣族因為領域所有關係到的土地（pinalavakan）範圍地大、人口數多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排灣族對於民族議會的態度是持有「旁觀」，甚至帶有一點「冷淡」的態度。尤其當排灣族人公認的地方政治大老們，在未經他們「點頭」下是不可能馬上成立的。這個部分其實也在暗示及提醒民族議會的籌備工作小組多應該涉

入了解地方政治操作的模式。做為晚輩，更應該一個一個去拜訪這些地方大老，然後由下而上的形成共識。此外，我還有觀察到不少的傳統部落領袖在旁觀望，因為他們不認為民族議會將他們的權利（力）帶回過去傳統，所以大部分傳統領袖也是以觀望的角度在看待民族議會。此外，同時也擔心民族議會會削弱他們的固有權利（命名、領域的詮釋等等），損害傳統領袖在部落中的地位。

民族議會與各部落會議的共識及互動

目前民族議會正在做的事情就是透過各部落的說明會逐漸形成「共識」，但我質疑的是如果民族議會是未來必然要走的路，為何要花太多時間在各部落進行說明，這好像只是告訴大家我們的理念而已。我的意思是說，共識當然是要做的事情，但只要以區域性的方式進行說明會，各鄉公所會告知各村傳統領袖、村長、大老。所以不要停留太多時間在說明會，而是要思考如何建構一個更符合部落期待的組織架構。我在賽嘉部落同時也是部落會議主席的身份，因此我期待排灣族民族議會的最基層組織就是各部落會議，而各部落會議主席就是排灣族民族議會的當然代表人之一。排灣族民族議會籌備委員其實也很期待與各個部落會議間的互動關係，且一致認為這個關係是緊密的。

推動排灣族民族議會的核心價值

最後，為何排灣族民族議會的成立會這麼緩慢，主要是排灣族在籌備過程中展現了其特別民族性，像是內斂的性格、觀望的態度



排灣族民族議會籌備工作小組在屏東三地門鄉的說明會實況排灣族民族議會的說明會。（圖片提供：排灣族民族議會籌備會共識平台）

或是講話喜歡繞一圈的個性，這總是讓人不知道你的立場到底是贊成還是不贊成？但這卻是排灣族表達意見的方式，說話會隨著情境而改變，這是非常美的說話藝術。此外，當排灣族傳統領袖要做一個重要決策時，會先花很長的時間去傾聽族人意見，最後做出的決策都是經由大家共識後而決定的。這是提醒我們未來成立民族議會，千萬不要以「法律條文」的方式來限制我們對於文化的持續性使用及想像，否則很深的文化價值會受到扭曲，進而變得僵硬。排灣族很多「議事討論」（maravaljava）是建立在雙方互動的過程中。若未來把文化的東西制定成一條一條的法律條文，就很難達成大家都能夠接受的部分。所以，我個人認為應保持各部落對民族議會組織建制的想像與多樣性，以文化做為排灣族民族議會的操作核心，相信是未來推動組織運作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也是民族議會最令人期待的地方。◆



「排灣族合議制民族議會共識」論壇及第一次發起人共識會議。（圖片提供：排灣族民族議會籌備會共識平台）